

# 寫在前面

這輩子遇上的幸運不算少。像打開芬達提子汽水瓶蓋，親睹百聞不如一見的「贈飲」，或在操場撿得一條無人認領斷掉的「飛機鍵」，經修補後比任何自己原有的更耐玩；或是難得一次父母外出，讓我獨佔電視時僥倖看到日版動畫《小飛俠》……這一切雞毛蒜皮的小幸運，在那個匱乏的年代，已足夠讓一個庸昧無知的丫頭，樂上十天半月。而那種令人受惠一生的大幸運，不早不晚，也是在同一個年代出現。

那是上小學三年級的第一天，為我捎來幸運的是何老師。他是我校的新老師，來工作的第一天，就當上了我班的班主任。我還記得他一進教室，就在黑板上寫上自己的名字。他的字端正秀拔，一筆一劃像柳體楷書：「何——毓——擊——」天啊！三個字裏面我只看懂一個！為何這個新老師如此奇怪？哪有老師會連名帶姓地向學生介紹自己？再仔細端詳他：身材高瘦，清癯硬朗，眉宇間透出一絲英氣，言詞裏滲出一股書卷味，有點像金庸筆下的「金笛秀才」余魚同。他神情嚴肅，不怒而威。這種冷漠傲岸的老師，絕非受學生擁戴的典型。我對他，自然也是抱着對所有老師的一貫態度——敬而遠之。

當天晚上，我跟爸爸聊起這位新老師，提起他古怪的名字：「何——疏——執——」「甚麼？」爸爸搞不懂我在說甚麼。於是我把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名字默寫一遍。爸爸笑着拍拍我的頭，「是唸作「旭」(毓)「至」(擊)才對。」

雖然到今天我仍沒弄清這兩個字的特別意思，但何老師的名字我倒是記住了！二十年學生生涯，我認識的老師少說也有兩百個，大概沒有誰的大名能讓我印象如此深刻！

何老師教的是中文、音樂。他不像一般的中文老師，依書直說。在授課之餘，他會為我們多講一些成語典故、神話故事，或帶你遨遊歷史；或帶你涉獵詩詞。記得有一課像繞口令又像打油詩：「霍、莫、駱、郭四老伯，踱到北角買菱角，東踱踱，西踱踱，買得菱角閣上剝。」跟着他搖頭擺腦，抑揚頓挫，讀兩遍就會背了。

一次他在音樂課，教我們唱一首很幽怨的國語民歌《小白菜》：「小白菜呀，地裡黃呀，三兩歲呀，沒了娘呀，親娘呀，親娘呀！」這首歌曲調優美，原來故事更淒美。何老師說這是一個中國民間故事，講述一個叫小白菜的孩子在親娘離世之後，慘遭後娘欺負。小白菜思念母親，一字一淚吟唱出一首讓聞者心酸的小曲。

何老師是我中文科的啟蒙導師，也是我的伯樂。在班上成績平平的我，既沒有討人喜愛的臉孔，也沒有讓人艷羨的才華。看見人家當風紀、班長、行長……我則一直乏人問津，只有輪候每月當值日生的份兒。直到一天，何老師宣佈要找一個同學，幫他打理圖書館。不知怎地，一個彥扭的名字鑽進了我的耳朵：「——杜」是我？我根本無法相信，心想大概是我耳朵出毛病吧！反正我什麼也不如人，也不差聽覺這一門！「——杜——」但班上只有一個同學姓「杜」呀，難道何老師選的真是我？「杜——」天啊！這不是我還能是誰？我這才知道自己原來什麼也不如人，就強聽覺這一門！



從那天起，我就當上了圖書管理員。每星期有三節午息，我要到圖書館當值，為同學辦理圖書借還手續。想不到，我的職權竟一下子提升到學校層面，比班長還要高呢！

我不曉得何老師是如何在芸芸眾「生」中挑我出來的，他大概也不會想到他一個偶然隨心的決定，竟決定了一個小女孩的下半生。

小女孩的下半生沒啥了不起，就是跟書結緣了唄！沒想過，從前聽來那種老掉牙的故事，透過文字，可以變得更深刻、更立體。我看到《苦海孤雛》中餓壞了的奧利佛如何遞出顫抖的雙手，理直氣壯地向主管討要多一點稀飯；初出茅廬的孔明，如何氣定神閒，談笑自若地向曹軍借箭；心腸惡毒的巫婆，如何使計毒害白雪公主，卻在千鈞一髮之際掉下萬丈懸崖，終於自食其果……

當圖書館理員就有這個方便：優先選看自己愛看的書，不必擔心熱門圖書缺冊。偶爾館內生意淡泊，更可以假公濟私，公然在當值時間博覽群書呢！

不知在圖書館裡消磨了幾許歲月，轉眼間，我已成為六年級生了。那一年，何老師第二次當上我的班主任，宣佈要為畢業班出版一本刊物。我一直以為他要我們合著一本像紀念冊的玩意兒。心想：紀念冊各同學早已私下傳寫，內容不外乎是「紀念冊中留紀念，勿忘紀念冊中人」；「水滴石穿，繩鋸木斷」；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等等，絕不是什麼新鮮物事！但原來何老師要我們出版一本作品集，是鼓勵同學寫文章投稿，結集成書。

我，胡裡胡塗成了編輯部的一員，負責收稿、謄稿、排版。最記得這本「書」並非字粒印刷，而是手抄油印，所以短短三十來篇文章，字跡竟有六、七款！我永遠不會忘記接過出爐新「書」當下的激動——那些龍飛鳳舞、參差不齊的字體簡直慘不忍睹。我急忙翻出自己寫的那篇文章，作者名字大刺刺直插入我的眼簾，突兀得令我毛管直豎，我重閱篇章，不管內容或文筆，都顯得那麼差勁，我羞愧得無地自容。暗暗偷看其他人反應。只見有的同學咧嘴而笑，有的沾沾自喜。他們不是在笑我吧？我從頭仔細將結集再讀一遍，雖然排版不整齊，插圖不精美，字體不端正，整體不是沒瑕疵，但這的確是畢業班同學嘔心瀝血之作，裡面有我們最純真的情懷，即使稚嫩青澀，又有何不可呢？

再看扉頁，溫柔的湖水藍配上何老師的柳體楷書——《集思》。此刻，我才深切感受到這本作品集誠如其名：「集眾思，廣忠益也。」在別人眼裡這可能是一班黃口小兒的拙劣之作，但在何老師心目中，這卻是他悉心調教的愛徒們的心血結晶。

物換星移，雲淡風輕。多少年了，早已霉舊發黃的《集思》被珍藏在我的床底；而全新精印的《集思》在今天出版。它內裡蘊藏著青田學生的童言絮語，人生感悟。雖然這並非完美的作品，卻是摯誠的分享。

杜老師